

## 第十四回 老知縣性傲一朝歸 小榜眼才高三及第

詞曰：

心似桂，性如姜，到老未移常。  
一官落落不貪賊，歸去又何妨。  
才水湧，學山長，下筆自成章。  
萬言立就獻明光，安得不名揚。

右調《喜遷鶯令》

卻說端居別了王成美，回到私衙，遂將柳刑尊托王生員為媒，欲要孩兒為婿，我已推辭，只說等你成名之後，方可議及之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端昌聽了心下暗吃一驚，因想道：「我與鳳小姐已有生死之約，只望功名成就，即覓行蹤，以完樂昌破鏡。怎許他成名之後議親？」因連忙說道：「父親何不竟說孩兒已有鳳婚，絕其妄念？」端居道：「柳刑尊愛汝聯姻，乃一團美意。況於我又有統屬之尊，豈可便遽拂其意？推說成名之後再議，已是不辭之辭。彼若會意丟開，豈不兩無形跡？倘若成名之後再來說起，那時直說已聘，便不嫌唐突了。」端昌聽了，怏怏不快。遂題詩一首以明己志。其詩曰：

拆散名花恨不勝，忍牽野蔓與閒藤。  
分悲月夜和誰說，獨傍春風祛自憎。  
信杳音沈徒有淚，魂來夢去總無憑。  
非關意馬牢拴定，久矣心窩係赤繩。

不一日宗師錄科，端昌早有了科舉。又過些時，場期已促，端居遂叫李氏與孩兒收拾行囊，差人服事，前去赴試。端昌遂辭別父母，到了湖廣省城住下。不幾日，已是初八頭場。端昌隨眾人去，候得題目下來，真是才高不讓，早已風雨驟至般落稿，免起鵲落樣謔真。他人尚攢眉執筆，端昌早交卷出場。甚是得意。二場、三場也是如此。場完即同家人回到宜城。

端居叫他寫出場中文字看了，果是篇篇氣滿神足，歡喜不勝。端昌只在衙中靜聽消息。過不得數日，早鬧哄哄報到宜城縣來，見端知縣道：「老爺恭喜，大相公已高中了！」端居見報，忙討報條來看。看見兒子已中了第二名經魁，不勝大喜，遂賞了報人，命端昌仍帶了家人，到省拜謁主考官。俱見他年才十七八歲，又生得美如冠玉，又中得高，拜見時相待甚優。端昌又會了同年，在省忙了數日，方才回來。

卻說柳星自從王成美議親之後，便安心等場後消息。到了八月初，忽報他人簾閱卷，他便歡喜欲中端昌，成婚更易。不期到場分房，他卻分在外簾，大失所望。今見端昌中了第二名舉人，心中大喜，遂著人請了王成美來，說道：「端新貴已躍龍門。賢契前言，正此時矣。」

王成美便不敢怠慢，遂備了一副盛禮，來見端縣尊作賀。端居再三謙謝，只得收了。王成美說道：「生員今日之來，一為拜賀，一為令公子親事。向日曾蒙老父母大人金允。今令公郎先生既已成名，生員今日踐約，願為柯斧。」端居聽了愕然道：「柳刑尊之命，豈敢不遵？奈小兒緣慳，前已有聘矣。辜負刑尊美意，乞賢契為我一辭。」

王成美聽了大驚，因問道：「今春柳老師，深知令公子未歸玉鏡，私相愛慕，故托生員以結兩姓之好。復蒙老父母大人定約，成名方議。今老父母忽言有聘，毋乃戲耶？」端居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刑尊上台，一時不便直言，故借場後成名緩復之，何言戲也？」王成美又說道：「且請問令公郎之姻，還是在柳公之先，還是在柳公之後？又不知所定者何姓？作合者何人？乞老父母大人細言，以便生員轉達。」端知縣道：「小兒自幼已蒙鳳御史不棄，將令愛許配與他。已請媒作合久矣。只因本縣待罪於此，鳳公又遠謫邊庭，故尚未受室。」王成美聽見端知縣說得鑿鑿有據，只得別過去回覆柳星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端昌自中了舉人，心中甚是快活，恨不能即刻起身進京，以便尋問消息。不期終日被這些同年往還，竟無一刻之間，只得對父母說道：「孩兒幸叨一第，少不得要進京會試。孩兒在家應接甚煩，莫若早進京去，潛居寺院，清清閒閒，也可溫習書史，以圖上進。若臨期才去，倉卒奔走，非所宜也。」

端居、李氏見他說得有理，只得料理停當，打發家人端敬、端勤，路上服侍。端昌遂拜辭父母，帶領家人起身。一路由長江進發，端昌心中想道：「我如今進京，少不得路過臨清，便好訪問唐家父母。但間別數年，不知二人如何光景？只怕見面時還記不起我舊時的模樣哩！待我細細說明，定有一番驚喜。」想到此處，便恨不得一時飛到。遂吩咐船上道：「我有急事，要早到臨清。可與我努力兼程。」船家見公子吩咐，不敢遲延。

不一日到了山東碼頭，家人早僱下轎馬，望北京而來。又行了數日，端公子問道：「前去臨清還有多遠？」端敬道：「前去只有一日路了。」到了次日，端公子在轎中，眼巴巴恨不得立刻就到。遂不坐轎，倒騎了端敬的馬，雖比不得轎中安穩，卻喜馬上還可眺望，將心事散散。怎奈愈行愈遠，直到日落銜山，方才到了臨清。因不便去尋問，只得歇在店中。端昌一夜無眠。

到了次早，也等不得吃飯，就叫端勤在店看守行李，自己即帶了端敬，出門一路找來。怎奈臨清地廣人稠，街道冗雜。端昌雖離此地也只數年，且他在臨清時年又小，又不甚出門，那裡還記得當時的門面路徑？遂疑疑惑惑，只管走來走去。端敬因問道：「相公走來走去，不知尋誰？」端昌道：「我有一個至親在此，急要見他一面。」端敬道：「相公既要尋親，豈無姓名住處？」端昌道：「我小時曾在此住過，論起來門巷也還該記得，不料東不是、西不是，竟忘記了。」端敬道：「相公既不認得住處，只要記了姓名，就好尋了。」端昌道：「我這親姓唐。」端敬道：「這就好問了。」便逢人就問，也有人說在前邊的，也有人指說在後邊的。二人及至尋到，卻又別是一個唐。

端昌急得沒法，只見街旁一個老人家，向著日色在那裡打草鞋。因近前問道：「請問老丈，這邊有一位姓唐的，住在那裡？」那老兒只是低著頭做他的草鞋，全不答應。端敬道：「想是這老兒有些耳聾。相公可問高些。」端昌沒法，只得又問了一遍。那老兒道：「你姓唐的，住在那裡？」

的撲著他的背，道：「我是過路的，要尋問一個唐家，你可認得嗎？」

那老兒忽見有人問他，方停了手中的草鞋，抬頭一看，見是一位相公，連忙立起身來道：「不敢不敢，姓湯的就在前面，是我的親戚。」端昌見他果然是個鬻子，只得又問道：「我問的是唐不是湯。」那老兒笑嘻嘻的指著道：「這邊轉彎去第三家就是郎家了。」端昌也忍不住笑起來，大聲說道：「我問的是唐不是郎！」

那老兒方才明白，因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原來是唐。但我這所在，姓唐的頗多。不知還是問那一唐？」端昌道：「我問的是行醫的唐希堯！」那老兒聽見，連忙問道：「小相公，你問這唐希堯怎麼？」端昌道：「他是我的至親，數年不會，故此要問他。」那老兒道：「這唐希堯不在了。」

端昌聽說不在，吃了一嚇，因驚問道：「他為何不在？莫非死了嗎？」那老兒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怎麼就咒起人來！不當人子。相公若問別人，也不曉得。我老兒與這唐希堯自幼相知，只可憐他無子，剛剛繼得一個兒子，又被人算計死了。」端昌忙問道：「你可曉得為甚麼被人算計死了？」老兒道：「只因他有個姪兒，叫做唐涂，要謀占叔子的產業。見叔子過繼的這個兒子甚是聰明，府、縣俱考了案首，犯了姪兒之忌。守到進場這日，天還未明，唐涂父子行兇，竟抬出城外打死了。唐希堯家中竟不曉得。可憐他夫妻兩口，日夜想念，七八想死、哭死。」

端昌道：「唐涂謀死事情，他如何肯對你說？」那老兒道：「他如何肯對人說？只因後來騙了唐家的銀子，兩個兒子分不勻，吵鬧說出來。是我居間調停，故此曉得。」端昌又問道：「這都罷了。但不知如今唐希堯怎樣了？」那老兒道：「後來被姪兒串通光棍，將人命賴他，把一個好好的家私弄得精光，無處存身，近聞得他往下路依傍親戚去了。」

端昌又問道：「可知他如今在甚麼地方？」那老兒道：「他要避這姪兒，是悄悄去的。如何肯說出地方？」端昌又問道：「他這姪兒如今怎麼了？」那老兒道：「惡人自有天報，他竟全家害瘟病死了。」端昌又問道：「你這邊原有一位鳳御史老爺，如今可在家嗎？」那老兒說道：「這鳳老爺數年前被仇家陷害，已降了邊外驛丞，同了家眷去了。」端昌又問道：「他家還有人嗎？」那老兒道：「自從鳳老爺去後，家人無主，各自四散，房產俱被人占去了。」

端昌聽見兩家俱是如此，真正是哭不得、笑不得，只得歎了數聲。因見這老兒說了半日的話，遂叫家人取了五錢銀子賞他。那老兒接了銀子，滿心歡喜，因作下半個揖去道：「多謝相公賞賜。下次若要問親戚，只來問我。」端昌空訪了一場，無可奈何，惟暗暗啼噓。只得回到店中，又過了一夜。這一夜在店中，正是：

重來指望說從前，不道重來是枉然。

想想思思心欲碎，那能魂夢得安然。

次日，端昌只得起身。不日到了長安，叫人尋了寓所，安頓行李。心上雖繫念希堯，悶悶不悅，卻因場期在邇，只得藏修守候不題。

卻說這王成美受了端知縣這些說話，連忙來見柳刑尊，細細述知。柳星見說，大怒道：「端知縣甚是無禮！我一個刑廳，與你知縣聯姻，也不為辱你。我一個進士的千金小姐，與你這老貢生的兒子成親，孰輕孰重？怎一毫世務也不知？我所愛者，止不過犁牛之子耳。他說鳳儀有約，況這鳳儀忤觸朝廷，流貶關外數年，這段姻事從何結起？既是鳳儀有約，當日初議時何不明言？今日又朦朧推托？此不過見兒子新中，不屑與我聯姻，故此推三阻四，奚落於我。你今尚在我屬下，怎這等可惡？也罷，今日再煩賢契去對他說，無論鳳家親事有無，即使果有這鳳儀之女，已在關外多年，存亡未卜。近來也不知嫁與那個驛丞的公子了，即使此女尚在，塞外風霜，面容憔悴，也不堪作玉堂金馬之配了。」

王成美無法，只得又來見端知縣，細細述了一遍，道：「這段姻親，實是門當戶對。況柳老師令愛貌美而賢，足堪為公子之配。」端知縣道：「小兒臨去時，曾說鳳家姻事，一絲已定，生死不移。決不以富貴易念。此乃小兒敦義之處，本縣亦不能強。何柳刑尊不察，強使退婚、就婚？風化所關，非所宜出。即使可強，亦要男貪女愛。若逼迫而成，恐亦非父母之教也。」王成美只得說道：「老父母大人與令公郎所見，自是不差。但生員想來，仕途窄狹，誠恐好事不成。柳老師惱羞變怒，未免於老父母大人有礙。」端居大笑道：「居官賢否，自有公論。賢契倒不消為我慮得。」

王成美見端知縣迂腐固執，只得回來細細告知柳星。柳星勃然大怒道：「我將好意待他，他反無禮待我！他一個貢生，多大腳力？虧得上台抬舉他，故此一向安然。」因說道：「賢契且回，我自有處。少不得他有求我之處。只怕他自來求親，也不可。這也且慢說。」王成美見兩邊參差，甚覺無趣。只得告辭。柳星便暗暗尋思，要捉弄端知縣一番，使他知悔。

過不得月餘，恰好按院到省，眾刑官進見，即當面發下許多已結、未結、積年的疑難文書與各刑官，叫他一一審明回報。眾刑官俱吃了一驚，皆面面相覷，不敢則聲。早有柳刑官上前跪稟道：「宣城縣知縣端居，素稱折獄。容刑官帶回，使他審定回報，無不合宜矣。」

按院聽了，即發與柳星帶回。柳星歸到衙中，只將容易留下自己審錄，揀那些疑惑難審之事，俱著仰宣城縣知縣審明，詳院定奪。端居只得逐件細審，及送到柳刑廳處，柳星又駁下來。審不得三五件，尚未結局。柳星又發下數十件來，不幾日案積如山。端居只得慢慢審去。怎當得柳星動不動說是按台事情，不可遲延，火速著人來催。弄得個端居日不安、夜不寧，審了月餘，漸漸有些頭緒。

不期柳星又發下許多來，端居想道：「按台審錄，原是刑尊之事，與知縣何涉？如此發來，不過刑尊為姻事不諧，故借此來奈何我。我若再不知機，只消他檢出一些不到之處，在按君面前撥弄是非，豈不將我名聲壞了？況我孩兒，鳳家這頭親事是他心中所慕，經過幾番垂死，而猶念念不忘，堅守其義。我為父的，豈可一旦畏勢變常，使他終身抱恨，豈非我為父的陷之於不義了？我在此為官，雖略略有些名望，怎當得理刑與我為難？他是上台耳目，若墮其術中，非削即貶，豈不出丑？且我年已望六，何苦戀此浮名？況我孩兒又能繼我之業，何不乘其未動之時，告病回去，優閒林下，以樂天年。」

主意定了，遂吩咐掩門，連夜做成文書，到上司去告病。喜得上司一向知其清廉，遂准他回籍養病。病好再補原官。不一日文書下來，端居大喜，遂將一應事情，留與後官。柳星忽曉得端居告病，還打帳到按院處留他，怎奈各上司俱批准回籍。見事不能挽回，只得罷了。端居遂辭了各官，竟同夫人，帶了僕從，起身回去。宣城縣百姓俱焚香遠送。端居此時，真是無官一身輕，竟自自在在一路回來，不題。正是：

涉世難逃是與非，為人只合要知機。

一朝脫卻樊籠去，好似高天鴻鵠飛。

卻說端昌在京住下，細細訪問，方知鳳儀降在榆林驛做驛丞。心中想道：「既然鳳老伯尚在，則小姐自然無恙。小姐無恙，定然為我堅守。我若再能僥倖，則見小姐之面，尚有可望。」遂將一切外念放下，自在下處揣摩。到了場期，依舊入場文戰。只因胸藏錦繡，筆帶風雲，早三場得意。到了揭曉之日，竟高高中了第六名會魁。

到了殿試，對策詳明，言多剴切，龍顏大悅。又見他年少，遂賜端昌榜眼及第。端昌得中之後，十分榮耀，在京中遊街三日，即選入翰林院編修。就有在京多官，見他少年高中，凡有女兒之家，人人羨慕，俱著人來求親。端昌俱一力以有聘辭了。怎當得回了這家，又是那家來求。端昌見瑣碎得不耐煩，只得在齒錄中填了娶妻鳳氏，眾人看見，方才住了。

此時，曹、石等終日驕功恣意，驅逐大臣，天子亦甚薄之。眾臣雖有章疏，不敢明言，虛應故事，俱留中不發。端昌因想道：「鳳儀當時降削，使我與小姐不得團圓。曹吉祥、石亨二人實罪之魁也。我何不參他一本，倘蒙聖上垂憐，一則為國，一則為私，放回鳳儀，則我那表妹隨父回京，相逢有日矣。若空空妄想，一毫無益。」即將二人惡跡，細細草成一疏上了。

天子大喜道：「不意新進小臣，倒有如此膽量。不避權奸，深為可嘉。」遂將二奸即日削職，鳳儀欽賜還朝，官原舊職。聖旨下了，誰敢不遵！端昌見了，不勝大喜道：「不意聖上憐准除奸，又蒙賜歸岳父。這段姻親，皆出之聖恩矣！」遂望闕拜謝。

方欲差端勤馳書告知父母，忽見湖廣報到，說端知縣告病致仕。端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別來不久，父親雖然有年，尚還筋力未衰。為何忽然有病，以致解任？今既聞知，豈有不歸省之理。」遂要打點上疏歸家省親。又想到：「既然父親患病，為何不有家書？莫非其中尚有委曲？」又想到：「目今鳳老伯已是賜回，大約不久可到。他來我去，豈不又是一番錯誤？不如且候候家書，並見見老伯與伯母、小姐，說明婚姻，然後省親歸娶，豈不一舉而兩得？」端昌因在京中等候。只因這一守候，有分教：

想望無限歡欣，見面俱成惆悵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